



锁
麒
麟
串
珠
话

水心沙
中山文艺出版社
著



鬼宝珠
锁 麒 麟

水心沙◎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宝珠鬼话——锁麒麟/水心沙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8

ISBN 978-7-80755-045-7

I.宝… II.水…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4172 号

宝珠鬼话——锁麒麟

作 者:水心沙

策 划:张国岚 李 爽

责任编辑:李 爽 hsls999@163.com

责任校对:张亚鹏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180 千字 印张:16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045-7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初果

未眠还是...拉的笔



宝珠是我的名字，很俗吧，简直又俗又呆，是我姥姥给起的，因为她信佛，给我算过命后她去庙里求了串珠子给我挂在脖子上，然后为我起了这么个名字，说是宝珠的圆润可以化解掉一些我命里的煞气。不知道这十八年来它到底有没有给我化解掉过什么煞气，在学校被同学嘲笑后想过要换的，他们老把我名字写成饱猪。



目录 MU LU

CONTENTS

宝珠鬼话故事一	锁麒麟	1
宝珠鬼话故事二	影 昼	37
宝珠鬼话故事三	阴 亲	83
宝珠鬼话故事四	僧 魅	133
宝珠鬼话故事五	尸 变	157
宝珠鬼话故事六	野 蒿 薇	175

宝珠鬼话·锁麒麟

雨很大,从之前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泼了有半个多小时,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

忍不住抬头看看天,也就四五点的光景,却暗沉沉一片,黑得跟锅灰似的,偶然一闪一闪在云层里那些细细的线,不由得让人想到出门时碰到的那只猫的眼——绿得发亮、亮得泛蓝。

都说出门看到黑猫是不吉利的,没想到会真的如此,甚至不吉利到连那种东西也会碰到,记得以前姥姥说它叫什么来着……

哦,鬼嫁娘。

娘在这词里是女儿的意思,所谓小娘小娘。

因为是红得像团火一样的东西,雷雨天时会突然乍现,远远看过去就像顶悬浮在天地之间的轿子。据说,如果不幸撞到它,会被它缠住,一不小心离得稍近了,人会被活活吸进去,所以“鬼嫁娘”这名字由此而来。

姥姥说这东西通常只在入夏第一场雷雨时才会出现,而且还不是年年都有,非要属阴的年份碰上属阴的月,才有可能碰到它,而且现在城里基本上是绝迹了,只有偏远点的郊区旷野才有可能形成,记得它还有个名称,叫雷公落。

科学点说法,这是雷电摩擦在空气里一种燃烧出来的气体,可至今没有一种准确

的说法去说明,为什么这种气体会落在离地不过几米高的地方却不散开、也不消失,更甚者还会一直一直地跟着人游动,一点都不像是单纯的气体。

而这东西就在离我十多米远那条空旷的巷子里悬着,眼看着雨越来越大,它既没有飘开、也没有消失的意思,像顶静静停在小巷子里的轿子。

莫非真跟那些传闻里说的一样,它是守着吸人生魂的?

想着想着冷不丁的手臂上就密密起了层寒粒,牙关一阵哆嗦,我忍不住抱着肩膀用力搓了搓。什么不好碰,偏偏碰上了这种东西,还在它最不容易出现的地方。

怎么会这么倒霉……

说起来,都怪那头死狐狸。如果不是他一大清早摇着尾巴满脸堆笑把我推出门,帮他买所谓的极品调料,我怎么都不至于这么惨。到门口还看到一只黑猫,神气活现打面前经过,那时候就该想到不应该出门……

狐狸是我店里大当家的,里里外外一把手,从清洁工作到点心烘焙。

我常想如果那个时候他没有出现在我家店门口,这家传了两三代的小糕饼店眼看着就要在我手里倒闭了。到现在我还记得饿脱了形的狐狸在吃了我给他的糕点后说的第一句话:“我靠,这玩意儿也只能给人吃,大姐,你想杀了世纪末最后一只会说话的狐狸吗?”

今早原本应该是狐狸出门采购的日子。狐狸对点心制作的要求很高,非北城区那家百年老杂货店的酱味调料不可,所以每周的今天他都要上那里去买酱料。可巧今天赶着批点心出笼,而我在一堆小说里无聊得打滚,被他瞧见了,于是硬是把我支派出了门。

早知道会碰到这东西,就是被他唠叨死也不应该出门的啊……

“吱——”

正搓着肩膀发呆,身后忽然轻轻一阵响。

回头看了看,后面什么都没有,就一扇没锁的门,在风里微微摇晃着,露出道细细的门缝。

这一带都是这样的动迁房,住的人都搬走了,拆房子的还没过来,于是一间间成了野狗野猫的好住处。隐隐听见里头又一阵轻响,下意识朝门缝里细瞧了一眼,突然没来由打一个寒战。

总觉得好像里头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看。忽然,耳朵边“咯咯”一阵轻笑,也不

锁

麒

麟



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小孩子般的声音。第二声响起，我转头一低就朝雨里冲了出去。

一脚踏出房檐，眼角边那团火似的东西，无声无息就朝我这边的方向移过来了，像是一个极有耐心的猎手。没敢仔细看，我加快了步子朝前一个劲地冲。头顶上的雨势越来越大了，一路上被雨扑得两只眼睛都睁不开，耳朵只听到雨水冲得路面房瓦哗啦啦响。可不知怎的，一边跑，一边总觉着除了那团“鬼嫁娘”，还有什么在我冲进雨里的一瞬间，似有似无地在跟着我。

终于还是忍不住偷偷朝后看了一眼，只看到那团火色的东西还在雨雾里不紧不慢游移着，雨落在它边缘，“嗤”的一下就散成一小撮烟，于是它被一片白茫茫的水雾氤氲围绕得迷迷蒙蒙。

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异样的东西。

刚准备回过头，突然肩膀被什么东西重重一顶。猝不及防撞得我连退几步，紧跟着“哗啦啦”一阵响，脚底下好像踩到了什么，滑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这当口一道粗嘎的嗓门在我头顶乍然间气急败坏地响起：“走路不看看的啊？后面长眼睛？”

话音的腔调有点卷舌头似的怪异。

缓缓神，才看清楚原来是个西藏小贩模样的老头儿，全身和我一样被雨淋得透湿。他弯着腰，手里抓着一只脏得看不清颜色的大袋子，袋子一半落在了地上，敞开了的口子五颜六色一大把链条、挂坠撒了一地，好些还在我脚下打着转，变形的变形，碎掉的碎掉。

“对……对不起。”半晌挤出这几个字。猛想起身后的东西，我一下子跳起身，正打算赶紧离开，被他伸手一把扣住了手腕。

“走？那这些东西怎么办？”

“对不起对不起！”

“这些东西怎么办？！”

被他吼得呆了呆，直到看清他瞪大了的眼睛时不时瞥着手里那些被我踩坏了的珠子，我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忙从兜里掏出钱包：“大爷，多少钱？”

他嘴里一阵咕哝。

丝毫没有感觉到我的焦急，他再次弯下腰慢条斯理地把那些零碎的链子珠串从地上拾起来朝我手里塞，一只手还没忘紧紧扣着我的手腕。那团火似的东西离得越

来越近,而他似乎浑然不觉,又弯下腰继续小心翼翼地抠着水塘里那最后几颗珠子,好像那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塑料和玻璃,而是货真价实的钻石。

我急了,“大爷,多少钱?”

他没理我,继续拾起朝我手里塞。别看老头儿年纪很大,力气同样很大,挣了几次硬是挣不开,我只能由着他一次次把那些东西往我手里塞。

眼看着那团东西飘飘摇摇已经离我不十多步远,隐隐又似乎听见什么东西一阵风似的轻笑而过,“咯……咯咯……”

“宝珠……你可回来了……”门才被推开,两只雪白雪白的爪子朝我的方向飞扑了过来。我往边上偏了偏,狐狸的鼻子撞到门背上,“咚”的一下,清脆得让人暗爽。

捂着鼻子哀号:“好臭啊!宝珠!你掉到粪坑里去了吗?”

我解下包丢到他脑袋上,“粪坑没有,差点踩进坟坑。”

“啥?”

“我碰到鬼嫁娘了。”

“哦呀”听到这三个字,耳朵抖了抖,狐狸带来一股熏得死人的香气,“鬼嫁娘——”

我忍不住连退几步,“什么东西那么香?”

“新买的。”随手掸了掸满脸的脏水,狐狸没忘记妩媚地甩甩他屁股后面一大蓬尾巴,“Dior甜心小姐。”

“甜心小姐?你越来越恶心了,狐狸。”

狐狸哧哧一阵笑,笑完了抬头凑近我,上上下下瞥了几眼,半晌,嘴里啧啧一声轻叹:“哦呀,居然还活着。”

我一巴掌拍开他的脑袋,“命大。”

他再次哧哧地笑:“命大的小白。”

狐狸是只妖狐,据他所说修炼了五百年,总算修了个人形出来,是属于大师级的狐狸。我对此将信将疑,一只修行了五百年的妖狐会饿昏在人家家门口,西瓜都会笑了。

外表看狐狸是个漂亮得偏女性的男人,事实上这也是他所遗憾的。他说只差一

锁
麒

麟

5



点点他就修炼成女人了，真正的狐狸精，谁知道老天不开眼，修炼到最关键的时候让雷给劈了，结果等他脱胎换骨，很失落地发现自己修成了个男人。

成为男人的狐狸精，对于狐狸来说很失败，相当的失败。

常人眼里的狐狸和普通少年没什么两样，就是漂亮了点，也……变态了点，只有我可以看见他身后那根怎么藏都藏不住的尾巴。所以人说狐狸尾巴藏不住，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修成了精又咋样，变得再像人又咋样，除非他下决心把这根尾巴给剁了，否则一辈子都得跟着他。当然狐狸也无所谓，毕竟像我这样能看到他尾巴的人不多，而且他觉得他的尾巴很好看。大凡狐狸精都是决计不肯把自己身上最美的部分切掉的，哪怕是他们的缺点。

关于我这双能看到狐狸尾巴的眼睛，那得从很早之前讲起。

出生的时候姥姥找人给我算过命，算完后那人摇了摇头就走了，没收一分钱。后来家人左求右求他才透露了一些，他说我八字硬，又偏巧撞上天孤星，所以我的命是硬上加硬。这是很少见的命格，不是大凶至极，就是大难不死、洪福齐天，而不管是哪种命，凡是跟我有关系的人都会被我克死，所以注定孤老终生。

但我因此而有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能力，比如看见某些一般人看不见的东西，甚至能够触碰到它们。狐狸就是因此而被我发现并收留的，那时候他还是只狐狸，一只介于人和狐狸形之间转换的狐狸，常人是看不见他的，正如他们现在看不见他的尾巴，也就是说，如果当时连我都看不到他，他也许真的就饿死了。

“宝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你买的？”进屋不一会儿，坐在门口倒腾半天，狐狸从包里抓出一把红红黑黑的项链给我看，然后低头又在包里一阵乱抓。

宝珠是我的名字，通常狐狸习惯叫我小白，因为他觉得宝珠这名字太没品位，但取给我这种智商没办法跟他比的生物，又觉得浪费。

这又没品位、用在我身上又是浪费的名字，是我姥姥给起的，因为她信佛。

小时候因为这双眼睛的关系，我一直闹腾得很厉害，她找人给我算了命后，就去庙里求了串珠子给我挂在脖子上，然后为我起了这么个名字，说是宝珠的圆润可以化解一些我命里的煞气。

也不知道这十八年来它到底有没有给我化解掉过什么煞气，在学校被同学嘲笑后想过要换的，因为他们老把我名字写成饱猪，但姥姥死活不肯，说换了 she 跟我拼命。

那时候胆子小,被她一说就怕了,也就不敢再提换名字的事。而现在人大了,胆子大了,但却不想再换了,因为那个说换名字就跟我拼命的老太太已经不在,这串珠子和这个名字,是她留给我的惟一东西。

“是啊……”支吾了一声,我顺便偷偷溜进洗手间,把门锁上。

果然,不出一分钟,外面传来狐狸一声尖叫:“啊——宝珠!你买了一大包什么东西!能吃吗!能穿吗!能用吗!我的调料呢?宝珠!”

我把水龙头开得很大声,掩盖狐狸的尖叫。狐狸叫起来声音很吓人,比卡车的刹车声还吓人。

说起来,能像现在这样活蹦乱跳地活着跑回来,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跟做了场梦似的。

当时在那条小巷子里,我真以为自己要被那团火似的东西给吞噬了,和那个根本搞不清状况、只一味把那些碎玻璃珠塞给我让我赔他钱的西藏老头儿一起。

只是临到眼前,那东西却突然间不见了。

就像它突兀被一道雷打在我面前时那样,明明瞅着它整团一张一合地缓慢朝我猛扑过来,可就在周围那片雨雾扫到我脸上的刹那,它突兀间就不见了……像是从来就没出现过,在一片大雨里消失得干干净净。

只记得当时有点失魂落魄的,没怎么吭声,把钱包里所有的钱塞给了那个一直在自言自语咕哝着的西藏老头儿,然后把他给我的那些东西朝包里一塞就走了。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回家的,直到家门口两条腿还是软着的,要不是被狐狸那香水一激,估计到现在还没回过魂。

想到这儿,心脏不由自主跳得又快了起来,耳听着门外再次响起狐狸的惨叫,定了定神,我跳进了洗澡盆。

洗完了澡坐在客厅开始整理那堆被狐狸倒出来的东西,狐狸在厨房里忙碌着。

没有了他想要的调料,他只好用一般的代替,于是一边做一边尝着味道,一边抖着眉毛,换锅子的时候弄得很大声,惟恐我看不见。

我没理他,因为作为犬科动物来讲,他的耳朵必然比我的耳朵耐不住噪声。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不到两分钟他就没声音了,一股很香的味道从厨房直飘进客厅,很显然,和往常一样,在面对现实的时候狐狸通常都比人更容易选择妥协。

不过虽然这样,我知道这次狐狸真的在生气。艺术家对于他们创造的一切艺术



都有种无可形容的、近乎偏执的在意和挑剔，对于狐狸来说，精致的美食和无可挑剔的调料就是他的艺术，当艺术因为一些低级的错误而搞砸，艺术家会崩溃，狐狸会绝望，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艺术细胞的人来讲，是完全体会不了他这种变态心情的。

不过至少我还看得出来，那些没能带回来的极品调料，真的让他很沮丧。

一只沮丧到连头都不知不觉恢复了本色的狐狸，我开始暗暗祈祷这会儿不要有客人突然上门，因为那会让他们看到一些比较让人崩溃的东西……比如一个守在煤气灶边一动不动的无头人。

想到这儿寒了一下，因为刚好一眼瞥见客厅窗玻璃上一个没头的身体。

脖子贴着窗玻璃移来移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的蚯蚓，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一千次看见，总让人冷不丁要打个寒战的。

随手抓起拖鞋朝窗玻璃上丢了过去，“砰”的一声，身体消失了，被吓了一跳的狐狸朝我这边瞪了一眼，“又在欺负阿丁了吗，女人，尊重一下帅哥好不好。”

“等他找到他脑袋再说。”

狐狸说得没错，阿丁的确是个帅哥，当然，是指他活着的时候。因为太帅，惹了一屁股的风流债，终于有一天被人发现横尸在自家的床上，死的时候别的都没缺，惟独少了头。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直到现在他还在找自己的头，而且时不时会找到我家里来。

就像现在，短短两句话的工夫，他已经慢悠悠从窗玻璃外头晃了进来。对，就像传统那种鬼片一样，穿窗而入，然后慢条斯理坐在沙发上，很有型地跷起腿，用他那只挺漂亮的脖子盯着我看。

有没有人试过被帅哥盯着看，感觉怎样？据说会脸红。

那有没有人试过被帅哥的脖子盯着看？

那感觉么，总之我……

“狐狸我饿了。”手里抓着一把刚从包里取出来的东西朝厨房门口挪，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一千次，被帅哥的脖子盯着看，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没办法改良的毛骨悚然。

突然手疼了一下，我猛地跳了起来。沙发上的无头帅哥一晃消失了，不过我手掌心的痛感还在。

低头抬起手，张开，手里的东西看上去有点眼熟，白不像白，黄不像黄。手心因为刚才被一些比较尖锐的东西戳得破皮了。

“发什么呆，吃啦。”狐狸捧着一笼热气腾腾的蒸糕嘀嘀咕咕从我身边走过，撞了我一下，我这才突然醒悟过来。

这几块东西……好像是骨头。

一直到第二天，狐狸都没能完全原谅我，因为我使他做出了让他感到耻辱的糕饼。所以他罢工了，一个人躺在房间里哼哼唧唧，说我让他在老顾客面前丢了脸，说我不懂得一个艺术家的神圣感。

没办法，我只好一个人出来站柜台。

“离哥哥不在吗？”

我瞪着柜台下面，摇摇头。不出所料，那个背着书包一脸雀斑的小姑娘听到结果扭头就走了，临走还看着我用力叹了口气。郁闷，这已经是今天第二十一个只问而不打算买糕的人。

没错，离哥哥就是狐狸，对外，他叫胡离。他在的时候生意通常是好得出奇，狐狸精的魅力无人可挡，不管是男人女人。但他坚持是因为自己手艺出色，哪怕那些人买完了糕饼扔到一边然后对着他的脸流口水，他还是坚信这一点。

店里再度恢复安静。

一波波甜腻的风被电扇吹着在鼻子尖绕来绕去，软软的让人犯困。所以说看店真是相当让人容易困倦的活儿，尤其是下午一点到三点这段最郁闷的时间。枯坐着听电扇机械的声音，看着阳光一点一点从柜台的这头移到柜台的那头，眼皮逐渐发沉，连苍蝇停在玻璃板上磨爪子都不够让我清醒。

突然腿上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在我缩起腿想趴到柜台打个盹的时候。伸手摸了摸，摸到块突出的硬东西，忽然想起昨晚那串把我手戳破的骨头，伸进口袋里掏了几下，一使劲把它抓了出来。

差点就把这玩意儿给忘了呢。

这把骨头应该说是串手链。

很多卖首饰的为了吸引人，会做些比较另类的东西，比方说骨头饰品。当然通常情况下，那些不是真正的骨头，多是些硬塑料。

锁
麒

9



但显然这被我抓在手里的东西不是塑料。它上面自然的纹理,还有那些细小的孔洞,用塑料是加工不出这种效果的。

可又不是一般的猪骨头、牛羊骨头之类,一小段一小段用一些不知道是镀银还是不锈钢的链条连成一串,除了指骨。

指骨?

忽然觉得手心里有点冷。指骨属阴,一般是本体死后灵魂暂居的地方之一,可是从这些骨头上我又看不出任何灵体寄存的东西,这一堆小小的骨头是死的,同它们的主人一样。

那应该……有些年头了。

一般来说,死亡几周到几年内,灵魂是不会彻底消失的,那东西就像依附在骨头上的某种磁场,常人看不到,也感觉不到,只有我这种特殊情况的“患者”才能够有幸“目睹”并得出以上经验结论,从最初的好奇,到后来的恐惧,到现在的熟视无睹。

可是那个贩卖塑料假货的小摊贩手里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请问……”冷不丁一声慢悠悠的话音,在这当口突兀得让我猛吃了一惊。

手里的链子差点失手落到地上,我急忙抓紧,抬头看了一眼。

随即释然,原来是位老太太。

大概是在我琢磨问题的当口进来的,所以也没听到门上的铃声。她很安静地站在门前,一身黑色绸衣裤,手里拿着把伞,站在门口盯着我。

不过这张脸看上去有点模糊,不知道是不是屋子里暗、而我又有点近视的缘故。后头玻璃门透进来的光打在她身上,让她本就不高的身影看上去越发矮小,以至于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虽然我说也不清楚。

意识到我的目光,老太太抖了抖伞,好像刚从雨里头出来。

可是门外艳阳高照。

就这么抖了几下,她再次安静下来,看着我,不开口,也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她到底想干吗?不过也不是没碰上过这样的客人,大概只是走过,闻着香,进来看看,尤其是这种上了年纪的,一般看的多,买的少。

但像这样一直僵持着总也不是个事儿。

“想买什么,阿姨?”打破僵局,我挂着笑问。

老太太朝里蹒跚着走近了几步,来到一排放青团的柜子前停下,弯下腰,朝里头

看。

“买青团？阿姨？”

老太太没理我，依旧贴着玻璃朝里头看，那鼻子几乎就碰到玻璃柜了。

然后忽然抬起头，她看了我一眼：“清明——”

“什么？”

“清明……”伸出手指，她点了点柜子。

“青团？”

“宝珠，你在和谁说话？”

正在我努力分辨这老太太模糊的口齿里发出的到底是“清明”还是“青团”的时候，突兀又一声话音，吓得我惊跳了一下。回头便看到狐狸慢悠悠从里屋踱出来，不由得有些火大：“狐狸！下次叫人能不能先吱个声？！以为自己是鬼哪？”

狐狸在里屋门口站定，看着我，目光有点奇怪：“你在和谁说话，宝珠。”

“客人啊。”手指向大门，我却一呆。

门口处空荡荡的，包括刚才那老太太站着看青团的地方。

没有人，门上的铃也纹丝不动。

回头不过一秒钟，那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就这样在我眼皮子底下消失了，连门上的风铃都没有惊动。地上一行浅浅的水渍，从门口一直延伸到那老太太刚才看青团的地方，就像一个人蹑着脚走路留下的痕迹。

头皮突然一阵冷冷的麻。

“狐狸——”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狐狸身边。而他抬手把我推到一边，甩着尾巴若有所思走进店里，然后用鼻子嗅着，从东到西，抬头，弯下腰……

直至刚才那老太太的高度。

半晌，他直起身，回头看向我：“宝珠，你把什么招来了？”

“我？”我一愣。

一时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正想再问问清楚，却见狐狸又朝我勾了勾手指：“拿来。”

“什么？”顺着他的目光低下头，我看到手里那串被捏得很紧的链子，白生生一串闪着颤巍巍的光，玉似的。

挺怪，刚才怎么就没发觉它有那么漂亮。

